

九种忧伤

鲁敏 著

沉默的我和你

廣東省出版集團
花城出版社

九种忧伤

鲁敏 著

广东省出版集团
花城出版社
中国·广州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九种忧伤 / 鲁敏著. -- 广州: 花城出版社,
2013.3
ISBN 978-7-5360-6688-5

I. ①九… II. ①鲁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②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
①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2) 第 297958 号

出版人: 詹秀敏
特约监制: 王二若雅
责任编辑: 文 珍 黎 萍
特约编辑: 仲 瑶
营销统筹: 陆 丝
装帧设计: 吴 杰
版式设计: 李春永

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

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)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慧美印刷有限公司

(昌平区沙河镇七里渠南村 530 号)

开 本 880 毫米 × 1230 毫米 32 开

印 张 7

字 数 142 千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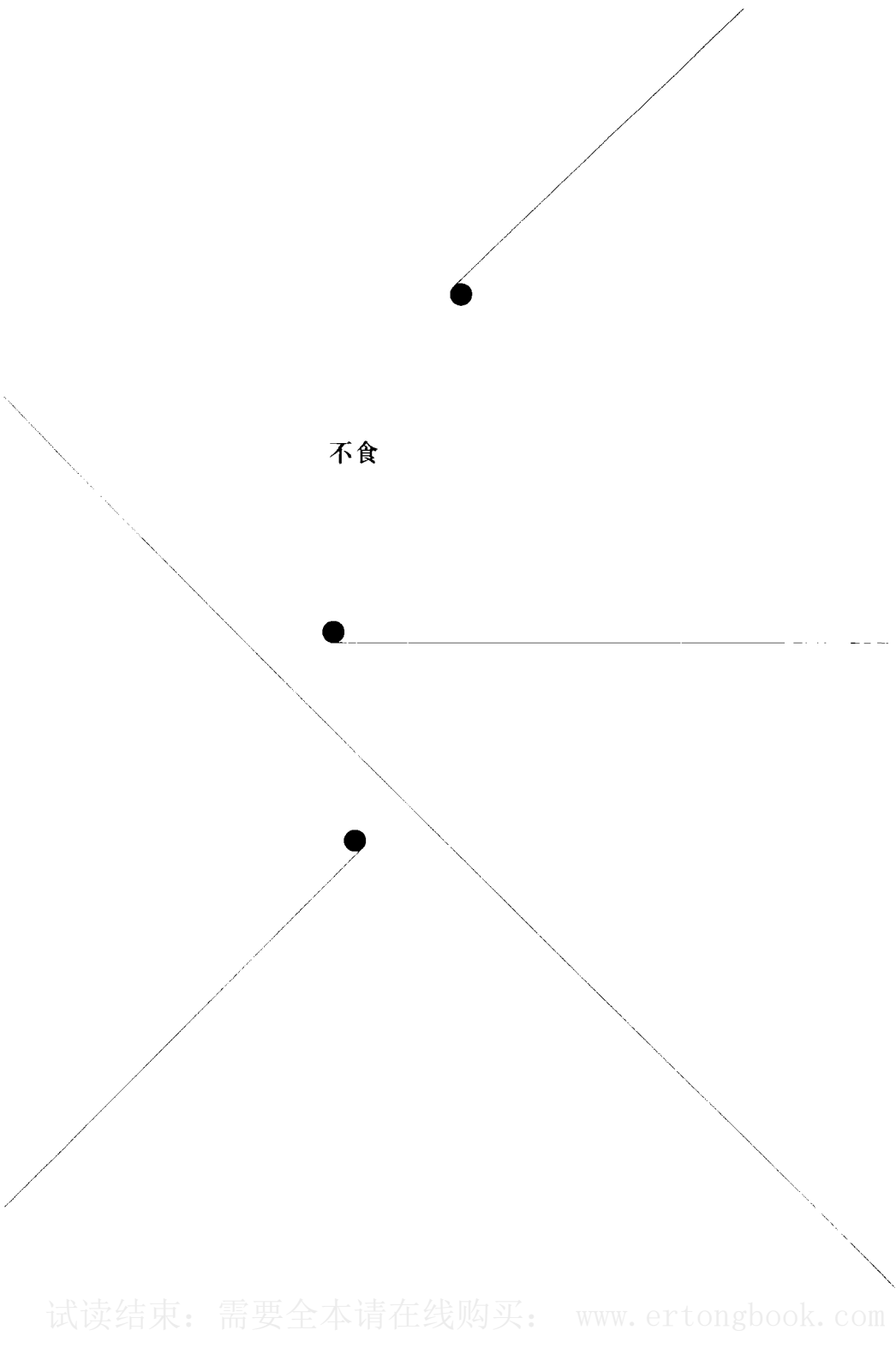
版 次 2013 年 3 月第 1 版 2013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 29.8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可联系调换。电话: 010-82069037

目 录

不食	001
谢伯茂之死	039
铁血信鸽	061
死迷藏	093
字纸	137
在地图上	153
暗疾	169
未卜	203



不食

1

后来，刘念对我们详细追溯了跟秦邑有关的一切。

大约才第四次见面，秦邑忽然开口问：“可以尝一下你吗？”刘念以为自己听错了，却见秦邑神情自若地伸出他的舌头，靠近了来，舔舔她的眉毛、眼皮，又拉过她的手，咂了咂她的指头，好像这跟握手一样，是再普通不过的交际仪式。缩回舌头，他品味了片刻，眼神如小狗那样温和地转动了一下，“挺好，你的味道挺正的。”刘念揩一揩被舔湿的眉毛，心里一痒。

最初引起她注意的是他的眼神。在行政服务中心，她正替公司新招人员办保险，有人碰碰她胳膊求教，一抬头，就碰到秦邑那双眼，很特别。刘念惊讶地瞪视。这些年，她所遭遇、相处的“眼睛”，壮年男人也好，年轻女人也好，老人家也好，甚至是小学生，大多“硬”——装着硬，或藏着硬，有着普遍的进攻性。这个人不同。

他是初次办理社保，手续繁杂。几张表替他弄好，刘念的讶异

更甚——他没有家庭成员，也无任何谋生手段，算不上自由艺术家，也无实体或网络的个体营生，根本就是個一无所长、一无所有之人。刘念询问他的生活来源，秦邑含糊地答：房子、存款……

就此，他们算是认识了。她很快发现，不仅是眼神，他整个人都是往后退让的。在刘念看来，人对世界万物，根本上说，都是索要的，只是表现各有不同，巧取豪夺、偷鸡摸狗、欲扬先抑或是曲线救国，等等。但这秦邑，却没这样的瓜葛，似乎他运行的版本完全是另一个系统。

没有工作就算了，也没有打牌或收藏之类的嗜好。住，租了一个小套。行，公交或走路，反正他有的是时间，碰上堵车也心平意闲。几无社交，不上QQ与微博（但刘念偶然发现他对PPT制作与网银系统十分熟稔）。走在路上，就算有只野猫跑来，他必定老远就侧身让开；排队或挤地铁，他站得松松的，像在鼓励别人插队——当然，这种事是不用鼓励的——于是他总会没完没了地排在最后；碰到什么糟糕的服务问题，他脾气更是好极了，极其平静地听凭对方处置，并表示十二万分的理解……更过分的是，对鞋、袜、桌、椅、花、草、石头、电线杆等并无生命的东西，他也是恭而敬之、温柔处之，好像世界上的一切都比他重要，他在万物中只排在最末一位。

这样的人，还是个男的，稀奇！刘念有些上心了。

“味道很正？”害羞是女人的老式配饰，刘念不要，“具体说说，什么意思呢？”

“这个……”秦邑斟字酌句，“比如说，土豆，就只是土豆的味道；水，就只是白水的味道；你，就是你的味道……每样东西该有它自己纯粹的味道，大概，也就这个意思吧。”

“你凭味道选择……朋友？”刘念想说的其实是“女朋友”，有点高兴自己通过了这古怪的测试。但不久她就发现，秦邑对所谓正宗味道的追求，导致他的食谱——真跟一般人不大相同。

在刘念面前，秦邑并未对此刻意遮掩。露天椅上两人晒着太阳，一边聊着，他伸出手，从附近的冬青树上采下几片椭圆形的叶子与打骨朵儿的杜鹃，用随身携带的瓶装水将之冲洗几下，逐个儿塞到嘴里，像羊羔那样咀嚼起来，牙齿浸染上浅绿。

有一次，两人一起看大片儿，刘念美美地一直抱着爆米花呢。等看完电影到小店吃鸭血粉丝汤，她差点儿叫出声，以为撞见鬼：脖子里一条真丝围巾，此刻只剩下半条残缺地挂在脖子里，边缘处参差不齐。秦邑连忙掩住她的嘴：“对不起，刚才看电影时我不小心吃了一些。真丝……我正巧没尝过呢，下次买条新的送你！”说着，他索性把另外半条也顺手抽去。服务生送来漂着辣油的粉丝汤，刘念机械地往嘴里挑，秦邑则大大方方地、几乎带着一种美感地小心撕咬着那条百分百的真丝围巾。粉与蓝的双色扎染，在他的唇边扭动着变小，如一朵消失中的花。

刘念还目睹过他吃棉花。那是在医院陪她挂水，大概是饿了，他在输液处的工作台旁转来转去。终于，趁着护士专心对付一个血管隐蔽、号哭不止的婴孩，他巧妙地拈到一小袋医用棉球，重新坐到刘念身边，如同吃小麻饼般逐枚享用，间或怡然自得地喝一点儿

水。附近的病人，高烧中疑惑地睁大复又闭上他们蒙眬的眼，以为自己出现了幻觉。

类似的事情可以一直说下去……在玄武湖散步，他拽几条柳枝或试一试葫芦叶。秋天，他最爱到南师大的草地去，因那上面落满金黄的银杏叶，他带着小布袋子，游戏般地挑拣那些花纹精致的。邻居搞装潢，他登门讨要，如获至宝地捧回一小袋柏木刨花。看完的一本书，太喜欢，或太不喜欢，都会成为他吃下它们的理由。超市里装鸡蛋的篾篮子，他迷上了，几乎隔天便要买上一小筐，哪怕鸡蛋因此多得塞满整个冰箱。他还吃旧的全棉衬衣、干茶叶、生米、卷纸，等等。

有两点值得注意：一是秦邑从不因为乱吃这些莫名其妙的东西而闹肚子或胃出血，他的齿舌、食管、胃、大肠、肛门等整个消化吐纳系统显然与他的齿舌达成了共识；二是他不愿解释这些就地取材、心血来潮的食欲。刘念当然问过，秦邑只是好脾气地摇摇头，好像这不值一提：“嗯，吃什么或不吃什么，又没有规定的。”

奇人奇事，在某个范围内，总是被大家传来传去。慢慢地，我们都知道、刘念认识个“特别”的人。大家一块儿出游时，常会喊上他，像是创造更多的机会让这个家伙得以品尝更为广袤的大千世界。我们假装以为常地看着他不断开发他的可食清单：各种叫不出名字的花或茎条，林中掉落的松壳，无人认领的旧船桨，芦苇，枯萎的荷叶，农家灶下用作燃料的黄豆荚——仔细想想也不太离谱，他并没有吃过马克杯、塑料袋、电脑键盘之类的。

他跟我们在一块儿时，客气而寡言，表情缺少变化，颇为乏味。

2

刘念请教过一个做医生的熟人，对方说秦邑也不像是那种以头发、泥土、铁屑等为对象的异食癖，但总之应当是有些问题的，要么身患未知之疾，要么精神上藏有奇崛之险。

刘念转告熟人的原话，并加重语气中的抱怨，以敦促秦邑多少给点合理的解释。那是一个深秋的晚上，一枚模糊的月亮挂在天际。秦邑正在剥菱角给她吃，而他本人则享用那菱角的壳。

最近，他迷上各样的壳，鸡蛋壳、花生壳、栗子壳、白果壳、甚至核桃壳，吃起来动静很大，腮上一根根筋都起来了。吃完后，他会闭眼待一会儿，像在回味，“真朴素！”“就没有土腥味儿吗？”“有的！不仅有土腥味儿，好像还有风，有雨，就是那种荒天野地的味儿。你试着想想……”刘念不接话，她不关心那个味儿，她只想知道：为什么这样？肯定有个为什么不是吗？

听着刘念假借熟人之言的责问，秦邑喝了一大口水，用他特有的不着急的调子反问：“你觉得……我是身体、还是精神有问题？”他眼睛烁烁地发着光，显得有点悲哀。

刘念把脸迎上：“我只信你。跟我说说吧！”

“真的一定要听？”看上去他并不反感这个话题，只是想再次确认一下。

刘念突然感到慌，但还是点头。有点凉了，她站起来去关窗。

秦邑却拉着她到窗户外，两个人向着模糊的月亮。他叹一口气，“还记得你替我填社保表？很久以前，我是……另外一个人。”秦邑

朝着没有灯光的窗外。那里，像是有个舞台，他轻轻拉开了一道帘子，并带着刘念一起踏上去，往深处走，去追赶并唤回那另一个早已远离了的秦邑。

……不觉中，秦邑的语气与表情发生了变化，像是有另一个人借着他的躯壳再生，某种圆滑的、轻车熟路的气息，如沉渣泛起，进入他滔滔不绝的叙述。在这滔滔不绝中，往昔的生活，像强烈的光，刺眼地照进了他和她的眼，也照进了站在更远处的我们的眼。

3

照秦邑本人的描述，两年前的他，属于油光水亮、呼风唤雨的那类人，在某一领域具有非常实用的影响力，每周七天，起码有十顿以上皆是酒池肉林之席，终日寄生在涂满油脂与美酒的蜂房里，一轮又一轮的席面，一道又一道的菜式、一瓶又一瓶的好酒，总是那样，吃到最后，必须叉开双腿才能勉强安坐，胃部连着腹部，以两个倒梯形的结构垒加着，带着沉甸甸的紧绷感，搁在松了两个扣子的皮带上；早期纳入的部分，在小肠艰难地蠕动翻滚，试图挤进大肠与膀胱，后期进食的那一部分则在食管与喉咙管处与几杯残酒一起推搡着，寻找最后的、可以填充的空间；嘴中的舌齿，在持续的粉碎与搅拌劳作之后，已经肿大、麻痹了；而那缺氧的、无力思考的脑部，反倒涌上疲惫而甜丝丝的淫荡……这一切本该没完没了地延续下去，直到那一个醉中沉水之夜。

那晚，秦邑被宴请方不惜迢递地带到百多公里外的一处野湖，湖上有一大船，不及细看，就被招呼着钻进灯火绮丽处的舱中开吃开喝。其实哪，席面儿开在哪里都一样，最后全成一团烂泥。

吃了大半程，半醉的秦邑出来方便，就冲着湖：瞧着自己胯间黄浑腥臊、急流直下的污秽直通到黑色的湖水中去——真怪，这忽然令他十分不安，好像掉下去的不是屎尿，而是他自己的一部分象征……尿完了，他踉跄着顺着船舷往船头走。

正是夏末秋初，略有凉气，四顾苍茫，黑沉沉了无烟火，这单调的、罕见的黑，给人以奇特的逸世之感，让秦邑的醉眼一时看得呆了；抬头，满是硕大的星星，严厉地悬在钴蓝的夜幕上，如同密布的眼神，于无声处起惊雷，把昏迷的心事都一一唤醒了。秦邑打个酒嗝，想到自己这所谓的生活，灿烂到糜烂、糜烂到烂疮般的生活，大脑深处被敲了几记似的，忽感羞惭，却又欣悦，脖子都不愿动地就那么别扭地朝着天，听凭那冷眼的审判——猛然间左脚踏空，竟很痛快地落了水！

迷糊中的秦邑惊奇地意识到身体失控的翻滚，来不及细察，便发现自己竟不偏不倚、颇为端正地仰面于湖中了，活像是躺于一张温柔床榻，略略晃悠着非常之惬意。他下意识地蹬掉皮鞋，两手两脚均大大张开，体味着肉身被大水所包裹的亲昵感与满足感，他感到自己变得透明了，赤身露体、了无碍挂，像个大牲口般地漂在湖上，并一直往外漂、漂到江上、海上、洋上……接二连三的小船与洋轮从他身边驶过，人们站在舷边交头接耳地指点张望；他的前后左右、无声的鱼群翩翩游动，它们触碰他、研究他、惊异于他的满

肚肥肠……他不沉没，不腐烂，亦未被吞噬，好像余生都将这样下去：油腻腻、白痴般地漂浮、一种惰性的、毫无价值的永生……

那晚秦邑在水里到底待了多久，没有人说得清楚。等人们发现他久去不归、最终七手八脚将他拖将上来，他已全然是个死人了，心跳脉搏皆无，只一双眼睛圆睁，亮晶晶地、含笑瞪视头顶，放大的瞳孔里繁星密布——被救回的秦邑在医学意义上及他人肉眼所见中似乎无异，但他自己清楚，其实只是个替身在如此这般地走动、说笑、交际，而他本人，则穿越这琐碎的屏障，重新置身于那个无意识的幽长隧道，牲口般的肉皮囊，江湖上的星眼，这水波荡漾的临终幻相，极其逼真地在投影屏、合同文本、iPad、秘制海参盅、汽车后视镜与麻将桌之间频繁地蒙太奇，调皮地覆盖住每一样物事。

他低声询问身边的人：那儿！看到什么吗？是不是我漂在那里？

被问的那位拍拍他：哎，别逗了，开什么玩笑！

哈哈，开个玩笑！他让自己的替身爽朗大笑。

没有旁人处，他沉默不语，一再返回大水现场，温习漫长的昏迷，感受着那沉浮间的轻佻戏弄，听凭脸上淌下滚烫的眼泪水——不是因死里逃生之幸，恰恰相反啊，谁会相信？他情愿永远躺在陌生的湖底，那是他的子宫或故乡。他像女人一样用指尖揩去持续不断的泪水，好像眼里有一枚沙子，很久以前就嵌了进去，醉中落水之夜，刚好把这枚沙子给吸出来了……

他将无条件地尊重并服从这枚沙子。

4

不久，假借着体检报告上严重超标的几项指标，秦邑对周围的人宣布：他必须节食，即日起，他不再参加一切的席面儿。“一切！”他强调。

能怎么办呢？他只想到这个略显牵强的“去吃喝”形式，以便远离人群、去摸索那枚“沙子”。不过，嘿呀，吃喝席面儿，并不只是关乎肠胃的一己私事，它其实是经济生活与社交生活——谈感情与谈生意；初识与故交；谄媚或轻蔑；问题棘手或是诸事顺利；一切虚伪的会议；所有的称兄道弟者、宿敌与世仇；谒拜牛人或是安抚小人；出生或是死去……一个人，其所有利益关联和情感沟通，都是以吃喝为媒介、为平台来达成的。秦邑这一步，等于在拒绝与他人的一切关系！

为了使拒绝不那么生硬，秦邑换了若干种花样：粗暴、虚构、搞笑、装可怜、编故事……好在，几个循环下来，那些人也便顺水推舟、毫不留情地弃他而去了，他真的完全成为“路人甲”了！这结果，怎么说呢，来得也太顺利了，他几乎感到心惊：人要往后退，真的这么容易啊。积累了几十年，一朝全散尽。

同样惊心的是，在这荒岛般的自我放逐之中，他依然可以逼真地感知到几米开外的吃喝现场，无数的席面儿，那些灯光、杯盏、冰块、调料拼盘、酒的涟漪、即将被倒掉的菜肉，所有的元素俱全，仍然分毫不差、如火如荼地进行着。有他或无他，于这世间，算个鸟啊！

聊可自慰的是，素淡的、沉思般的生活倒像是来了。秦邑在沉

思中琢磨那些被他放弃、同时也放弃了他的人，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——这么些年，他所结识的朋友，八九不离十，主要都是通过酒席之径。说起来总归是这样，“啊，某某，熟，我们吃过几次饭！”“咱们关系不错，每个月喝一次！”他所熟知的关于他们的形象，便是一进包间、脱了外套落座、红酒或白酒的选择，对某些菜式的偏爱、擅长的段子、劝酒的招数，与服务员调笑的语气、捂嘴剔牙的角度……他从不了解，在吃喝之外，那些“朋友”作为一个人的其他方面。反之亦然，他们又在乎他多少？

算了，且安心享用这孤立、萧条的局面吧！他，一个名叫秦邑的人，一旦从公共吃喝与集体交往中消失，他的价值就同样消失，成为零蛋、成为屁了！他随即“收获”到报应，不太友好的信息接二连三，像小箭从各个方向射来，他的权力像把破伞似的被搞得满是窟窿；并且，他的上司、下级、伙伴或是家人，都一致认为他活该！非议排山倒海，足够淹死他几百回了。

这正是逆流者应得的礼物吧。秦邑不生气：像故意做一个出位的、不合理的动作，然后好奇地等着其后果——这一切所导致的物理反应与化学反应。瞧吧，挺充分地出现了！如同一个老人身上新生的斑，有点儿丑、带着某种威胁，但这真实性令他满意。

他感到他隐约触到了那粒沙子的核心。

5

“喏，沙子的核心！沙子的核心！你倒说说，他到底是什么意

思？”我们当中有人不满地打断。

有个小小的背景需要交代一下：我们是谁？我们与刘念是什么关系？

其实，嗯，我们没什么了不起，大体算是有鼻子有眼、乖顺而上进的人物。在任何一道由社会提供的选择题上，我们都会结结实实地站在绝大多数那一边。我们不大喜欢异己的行为，我们宁可远远围观、说三道四……总之，在大街上，你看到的十个人当中，有八至九个都可以算作我们的人——甚至可以说，最初的那个秦邑，都可算作我们其中的一个。

而刘念，打个陈旧的比方，她是我们的公共玫瑰，令人望而生欲，可却是满脑子乱麻绳、相当的难搞。但这一点不妨碍我们由衷地倾慕她，并施以集体性的亲狎，作为我们正当的消遣与娱乐。

我们记得的，有那么一个阶段，刘念频繁地缺席我们的聚会。电话里她的声音飘乎乎的，像踩着白云，说她跟秦邑一块儿呢——那着实让人不快。我们更加放肆地谈论她，带着补偿的色情意味。我们用一种酸溜溜却又假装客观的语气，猜度着刘念跟秦邑的进展情况：他们上了几次床？刘念在床上如何？我们甚至认真争执，她是否像大鱼一样？像水床一样，像舞蹈演员一样？她是否喜欢镜子？她是否愿意拉开窗帘？她是否愿意被蒙上眼睛？到好时候了她是咬肩膀还是拧床单……谈话越是深入、淫荡，我们对秦邑的感受，就越是复杂。

现在想想，当秦邑对刘念拉开他的混浊往事时，我们撩起的则是刘念的粉色床帏。而世界的奇妙之处正在于：不同的角度、不同

的人，不同的立场，总会彼此影射、暗中重叠、互相搏击……我们、刘念、秦邑，这三者之间，正生成一种微小如茸毛的关系，在空气中传递、放大，并将在不远的未来，形成一股天真、邪恶的小飓风——世间诸事，其由来与结果，也大多如此呗。

“沙子的核心？”被打断的刘念有些不悦，“人的心里，总有些自己所不知道的东西不是吗？我就有！你们呢，就一点没有？”她灼灼地盯着我们。众人一片沉默，假装在思考。

“算了，当我什么也没说。”开口打断的家伙举手致歉，并向大家散烟。

在我们一口口吐出的烟雾中，刘念的面容似乎变得忧心，秦邑的空间重新映照进她的瞳孔，映照进我们的瞳孔。

6

一人得道还不算完，秦邑甚至想推广他的美好新生活，让每个人都远离吃喝，使社交精神化，继而每个人都像他一样，成为自由自在的孤岛，这样的孤岛，相互间才会产生一种无功利的洁净友爱。他想去游说他的朋友们，为了使接下来的游说更富感染力、也为了增加这个过程的游戏感，秦邑以医学家、化学家、生物学家的深度作了许多关于食物的研究，并以日记体进行了狂欢式的创作。

“你想要听听吗？我至今都可倒背如流！因为我曾经十几遍、几十遍地背诵过它们！”秦邑特意放慢语速：“大约有半年时间，我